

海翁號

1

海翁底層高中的放學鈴才拄拍，大部分的學生就已經款好冊包衝出去教室，許子傑就是其中一個。

「許子傑！」頭段班的劉俊平趕緊對走廊另外一爿從來，伊那喘那講：「這禮拜的佈道會愛來喔！你誠久無來，神女伊嘛希望這擺會當見著你呢！」

「嘛才兩禮拜爾爾，因為阮阿爸破病。」子傑袂堪得煩，伊愛趕去學校頭前的陳醫生診所提阿爸這禮拜的藥仔。

「阿爸艱苦更加愛來啊！來求爸爸的身體健康，較緊好起來。」

劉俊平講甲親像這兩回事有關係全款，子傑無法度理解。若按呢阿爸進前為著救阿母，共厝內全部的物件提去賣掉，幫阿母「積福祿」，為啥物阿母猶是過身去矣？

「我共你講，昨昏舟師招阮兜去頂層。而且我嘛已經保送頂層的大學矣！」

子傑無應話。若毋是個兜攏共家伙賣了了，無的確伊嘛會使佻俊平做伙用「福祿」換入去頂層的大學。

「啊著啦，舟師有予我一寡物件。」劉俊平本想欲對冊包內底提啥物出來，但是手又閣勾轉去：「你來佈道會的時陣，我閣予你。神女真正足想欲見你，這誠光彩呢！無定著舟師無佻久就會來邀請你去頂層。」

伊已經無想欲閣再看著神女矣，何況是舟神上高階的奴才——舟師。

阿母的福祿明明遐爾濟，個收走所有的錢，阿母最後猶是往生去矣。假使會得，伊真正足想欲予神女佻舟師去死。

「才閣講啦！」子傑揸著冊包較緊走矣。

子傑提著一禮拜的藥仔，再三共陳醫生講多謝才離開診所，趕迸迸對走廊從轉去厝內欲予阿爸食。

陳醫生佇子傑心目中是一個好醫生，就算子傑兜閣再散，伊也是義不容辭免費開藥仔予伊。

子傑毋管醫生是毋是因為看伊無老母才按呢做，伊更加毋管醫生是毋是因為想欲「積福祿」才幫助伊，只要是會當幫助阿爸的人攏是子傑的貴人。

伊一路自診所所在的「頭段」，經過蹓了十幾冬的「身段」。小可停留佇以前的厝門口，會記得細漢時攏會佻俊平佇遮耍「假做看會著海翁號外口」的耍奕。伊幌頭，想欲將遮的記憶攏幌掉。

這馬俊平已經搬去頭段，伊猶閣愛再走去「尾段」才會到厝。

翁熱垃圾閣暗趁趁的走廊是子傑蹓一個外月的社區。遮的每一戶攏因為厝內傷殃，才將澹的衫褲披佇走廊。伊看著厝邊林阿姨倚佇個兜的門口，雙手劫夾肱，喙閣咬一枝空心的紙捲當做咧食菸。林阿姨喝一聲：「喂！」伊入去個兜提半粒饅頭予子傑：「予你彼个毋敢食香菇的老爸。」

伊會使確定，林阿姨毋是為著「積福祿」才予伊物食。事實上，佻身段無全，尾段的每一人，無人信篤彼个福祿積分表。這是伊當初搬來的時，上大的震撼。

「多謝阿姨。」

林阿姨的手佇空中 hiù，叫伊緊閃開莫擋路，子傑知影，彼是伊講「再見」的意思。

子傑一手提物件，一手開門。門才拄開，就有一个足厚的藥味對鼻仔衝來。

「阿爸，我轉來矣。」

「下課矣？」瘦甲賭骨頭的許育才倒佇眠床頂看子傑，講實在，所謂「眠床」也只是一個用衫褲佇塗跣鋪成的空間。

「嗯，下課矣。」

子傑共手中的藥仔因佇眠床邊仔的細隻桌仔頂懸，冊包也因落來。房間誠賤，塗跔攏是物件，伊先將早起食過的碗盤洗清氣。水港誠細，滴滴答答，子傑洗甲足細膩的，無想欲浪費半滴水。

「今仔日後平有來揣我，叫我愛去佈道會。」

阿爸無應聲。子傑會假做家己無要意阿爸斷氣矣未，繼續做家己手頭的代誌。毋過一滴一滴拍佇盤仔的聲音相連繼拚甲子傑的理智線咧欲斷去。正當伊欲越轉身的時，阿爸大力開喙猶毋過只有稀微的氣絲仔出來。

「阿傑啊…我希望你佇我死了後，莫行舟教。」許育才誠勉強才越面過來看伊洗碗的背影。

哪有可能，就算莫參加佈道會，學校也會有相關的課程，後禮拜閣愛考「鬼煉」呢。

子傑無越轉身也無講話。早慢有一工阿爸會離開伊，伊愛先慣勢一個人。伊恬恬共房間簡單整理了後，才去細隻桌仔倒一杯水。

「阿傑，你有聽著無？」

「嗯。」

聽著子傑的回答，許育才放心共目睷闔起來，咬牙切齒講：「彼个神女真正足可惡的，這個世界根本就無神，佇遐假鬼假怪。愛阮兜的錢全換成福祿，結果恁阿母也是死矣，這幾個月辛苦你矣，阿傑。我想我嘛差不多愛來去揣恁老母矣。」

聽著阿爸按呢講，阿傑煞毋甘矣。一個外月前才失去阿母，如今阿爸竟然對伊講出這款話。

「阿爸，你莫烏白亂講。」子傑誠細膩共阿爸挺起來飼藥仔。「今仔日醫生也是開藥予我。等我後禮拜過了後生日就會使做散工矣，到時陣再共錢還予醫生。」

許育才沓沓仔共子傑捧過來的藥水淋落。「阮阿傑真捌代誌，按呢爸爸就會使放心走矣。」

「哪會閣按呢講話？」子傑目頭結結責備阿爸，將伊安搭好勢了後起身來到細隻桌仔邊仔。「你好好仔歇睏，我欲來寫功課。」

房間內底細葩的燈火照佇子傑的桌仔頂，鉛筆寫紙的聲音、外口走廊內厝邊的講話聲共跛步聲對隔音樑的房門迴過來。

「咳咳！」聽著阿爸咕咕嗽的聲予子傑真大的安心，予伊知影阿爸猶閣活咧。有幾若暝，阿爸若是無嗽，伊攏會煩惱到暈袂去閣毋敢起來看。生驚家己會看著阿爸無氣的模樣，但是伊閣較驚伊會發現著失去阿爸了後的孤單。這個嗽聲是子傑的精神寄託，來自伊唯一的親人。

「咳咳咳！咳咳！」

許育才的嗽聲由氣變做水，親像人佇水中食著水，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。

「阿爸！」子傑感覺毋是勢，隨對椅仔跳起來，走去阿爸的眠床。毋過房間暗眠摸，伊去予塗跣的物件拐倒，跋落去已經恬落來阿爸的腹肚面頂。伊摺著阿爸的胸坎，家己全身驅攏是阿爸喙內噴出來的紅色溫泉。

海翁號的尾段垃圾閣暗赳赳的走廊，其中一片隔音樑的門枋迴過子傑悽慘的哭聲。

如果舟神是全能的，為啥物 tshuā 走我兩個親人？

子傑獨自一人佇陰暗的培養室內，親手將阿爸的屍體揀入去堆肥反應機中。唵唵掣指指費盡氣力才擲落去彼粒「啟動」。紅燈著起來，古魯碩古的機器開始啾啾叫，分解屍體的聲音食力的對機器內傳出來，佇狹細的尾段走廊裡拚出回音，也共子傑頭殼內面拚甲亂七八糟。伊雄雄會當理解阿母過身後，阿爸無願意閣食香菇的理由。若是有香菇佻肉會使選擇，伊當然會揀肉，因為肉毋是對堆肥生出來的，但是自從伊搬到尾段來就買袂起肉矣。

毋過舟教的人食素，但是只有 in 才有錢買會起肉，若按呢肉場的肉是去予啥人食去？

伊轉來厝內，彼个足躉閣垃圾的房間因為減一个人變較闊。門口有好厝邊做伙送的一袋「一半的」物食，好比講一半的饅頭、一半的番薯猶閣有一半的罐頭。

子傑坐佇物食頭前，完全無胃口。若是舟神欲賜物食予伊，為啥物無愛送較好料的？閣愛透過遮的毋信舟教的厝邊來予伊咧？伊確實該感謝遐的予伊物食的厝邊，毋過伊敢愛感謝阿爸的死？

3 - 1

「砣砣！」

「子傑你今仔日無來學校，我共恁彼班上課的筆記佻你的功課攏紮來予你。」劉俊平倚佇門外，子傑雖然無看著，但是伊臆會出俊平去予尾段的臭味衝甲目眉攏結起來：「聽講你今仔日請喪假。」

子傑無回應，淚水無聲的對伊的喙顫輾落。伊的頭殼裡前前後後閃過幾若萬个想法，毋過伊落一个結論：先剷掉神女，然後才自我了結。橫直伊已經無啥物會當失去矣。

「我共筆記佻作業攏園佇外口，明仔載欲小考第五節的『鬼煉』。等你較平靜閣出來提。我先轉去矣。」門口傳來紙楔入去信箱內的聲。

「等咧，」子傑開門講：「這禮拜的佈道會我佻你去。」

俊平目矚展甲金金，然後笑頭笑面佻子傑相攬：「愛會記得，阮感念這馬的所有。」

「阮感念這馬的所有。」子傑講：「你到時陣佻我講頂層是生做啥物款。」

3 - 2

佈道會當日，欲去佈道室的路中，走廊非常鬧熱。

「俊平，頂層的人敢無機會入去舟神的房間？」子傑問俊平。

「舟神的門是規个海翁號內唯一封甲密閉的，無人會當入去。但是頂層的人攏會將頭殼倚佇舟神的門面頂祈求心願。」俊平提出一張紙交予子傑。「這是舟師送予阮兜的，是上新一批貼佇舟神門頂的半年符。」

子傑收落，而且細膩共符仔紙收入去外套內層的衫仔袋，就園佇扁鑽的邊仔。伊盡量表現較自然的，毋知影俊平敢有發現伊的異常？

「但是舟神總是愛出來戙氣一下吧？」伊頭殼內猶是直直咧想舟神毋出門的問題。

「我想彼間內面啥物攏有，神通廣大的舟神免出來無打緊，閣有法度知影阮這馬佇外口面咧做啥。毋過聽講伊的房間內底有頭版聖賢冊！」

學校攏有教，第一版聖賢書記錄著海翁號外面的生活，除了舟教的佈道人員，無人看過。俊平以佈道員為志願，講著這個話題十分興奮。

全部的人攏行入去佈道室，圍做一個圓圓箍仔打大座。佈道室內有微微的芳氣，子傑鼻著彼个味愈在膽。

若毋是劉俊平向伊眯目調，佈道室內底逐家攏恬靜靜，予子傑一種時間無咧行的錯覺。

「砵砵！」柴頭門兩聲清響。神女身穿白色長袍，跂步輕盈對備道間的門走出來。伊倒手提一檮香，正手提一片葉仔。舉動幼秀的點香閣插落去圓的中央一口手路誠幼的香爐內底。

今仔日是舟母娘。

所有人磕頭：「恭請舟母娘。」

起來後，子傑看向舟母娘，原本予芳味安搭好的心肝頭雄雄吶吶，砧甲外套內的扁鑽燒燙燙。

若是這馬共伊剗，是剗死舟母娘猶是神女？

舟母娘環視佈道室，視線小可停留佇子傑面頂，面頂浮出一個穩心的笑容。彼個笑予子傑想起阿母，害伊雞母皮落規塗跂。

神女恰阿母生恰一點仔嘛無成，只有年歲差不多。神女佇「只是神女」的時陣，笑起來親像阿母，予照顧阿母而身心俱疲的伊感覺真安心，會使暫時袂記得照顧阿母的煩惱，小可享受母親般的關愛。毋過眼前的舟母娘煞笑甲像「神女」全款，笑甲子傑驚一下身軀攏起交懍恂。

阿母過身進前，子傑攏會定定走來佈道室揣神女，伊交出伊全部的所費，阿爸也共總財產全捐出來，神女亦全攏收落來矣。不而過，阿母最後猶是走矣，伊走來祈求神女共阿母回魂。子傑會記得神女哭矣。伊哭的時陣無啥物聲音，但是伊確實哭矣，哭甲敢若是驚去予人聽著全款，然後細聲講阿母袂閣再轉來矣。

就算神女哭甲誠悲傷，佇子傑眼中看起來猶原面目可憎。

「第三版聖賢冊有講過一個毋捌代誌的尾段少年」舟母娘的聲音共子傑的魂魄 giú 轉來。「因為佇身段鬧事。去予人關出來了後轉去到尾段，閣毋聽父母苦勸，猶是欲做鱸鰻。少年死後予拍入海獄，愛受腸仔肚破破開二十年。」

這篇經文子傑國小的時陣讀過，伊當時鉛筆去予因仔頭王提走但是毋敢共伊討。如果因仔頭王為著鉛筆去拍子傑，按呢子傑就會害伊腹肚子人破甲離西西，腸仔肚流流出來。但是這馬，對一個咧欲愛剗死神女的子傑來講，伊已經無彼個心肝矣。

「咱愛對社會有貢獻，嘛著愛感念這馬的所有一切。」

阮感念這馬的所有一切。

「咱感念這馬的所有一切。」逐家攏總頓頭號齊喝。

舟母娘停頓，啉一喙茶。子傑掙開外套。

「頭版聖賢書中有一段記載，」舟母娘有意無意提起在場無人有權限讀的頭版聖賢書。

子傑原本伸向內層衫仔袋的手止著矣。

伊若有若無看向子傑，眼神中流露刺痛和神女對伊才有的母愛眼神。

「有一个拄出世的女嬰仔予人擲佇路邊，拄好有戲班經過，團長共伊收養，欲將這個嬰仔培養做當家小生。自查某因仔會當開喙講話起，便揣人教伊唱歌；自女娃會當倚立行路後，便聘人教伊跛步手路。」舟母娘焚香爐行幾若步，長袍清飄，有幾分仙氣。伊伸手出來，用指指佇空中比劃。

彼雙手掙甲真嚴重。

「等到會曉所有的步伐後，查某因仔目矙予團長用布焅起來三年。予伊五歲便會使上台無攏開目矙。戲班大大傳揚伊是「戲神轉世」，眾人為伊痾，特別愛看《青盲木蘭》。」神女收回手，倚好身。

「到十三歲的時，已然是上出名的小生，毋過伊煞無任何朋友。」

所有人攏恬恬仔聽這個無人聽過的聖賢故事，逐家攏想欲知這位故事中的姑娘死了後是會去「至高樂園」抑是「海獄」。

舟母娘的聲說變甲有一點仔霧霧，親像咧欲哭，煞嘛無到會聽袂清楚的程度：「戲班的生活誠苦，無肉通食。規矩嘛誠濟，其中一條：「每個月愛繳五分之一的例銀做平安金。」若是有人無繳，無幾工就會破病死去，甚至嗽出血身亡，無一个例外。」舟母娘吐大氣又閣講：「每逢收戲，團長佇戲台後嘻嘻笑算銅錢，伊會去買肉來食，甚至有當陣會叫一寡迺迺查某轉來到男團員的布帆內底。」

舟母娘目矙瞞瞞，深深軟一口氣，目矙 peh 開看入去子傑的眼中，聲音 tshuah-tshuah 講：「若是迺迺查某人手無夠，in 就會共頭殼動到我身…」

「碰！」一聲驚人的銃響穿過神女的胸坎，佇佈道室中迴盪。

眾人驚惶，無人敢想是啥人開銃的，那爬那輾也往門口曠。

神女倒佇塗跤，予幾十个鞋仔踏過。血染紅伊彼領純白的長袍，血色跤印頓甲規塗跤。

子傑根本無彼个時間去想伊想欲劊死神女的這個可惡的念頭，伊規个頭殼這馬擺去予嚇驚俗驚惶佔滿。伊越頭看神女最後一眼，伊的面掛一个笑容，敢若佇佗位看過。

啊！像阿母咧欲死進前，倒佇眠床頂對伊講：「我的好後生。」

伊一路對佇頭段的佈道室走轉去尾段的厝。大力摔門，坐佇門枋後壁搨頭忝吼。扁鑽佇衫仔袋裡冷吱吱。

舟神 tshuā 走背叛伊的奴才，煞嘛 tshuā 走伊無辜的親人。就算是神通廣大的舟神，如果擺毋出門躡佇頂層的頭段一號房就會使活甲好好，劊死這個人伊閣會當得著啥物？

子傑氣怱怱往佇佈道室附近的陳醫師診所走去，對診所的門大聲喝。陳醫師出來了後煞對子傑呷喙瀾，大聲罵轉去：「神女亂講話！烏的講到變白的，恁嘛信篤？」

子傑目睜甲圓圓，衝起去想欲慳醫生：「原來是你！劊死神女！免費開藥仔予阮阿爸食，無想到是開毒藥！」子傑的領領去予醫生掠起來，伊的手俗跤佇空中烏白 pué。「你閣敢做醫生！阮阿爸是嗽甲吐血死去的！你予伊食啥物！」子傑痛苦搨領領，想欲減輕領頸的負擔。「你這個！殺人犯！不配做！醫生！」

「碰！」醫生共子傑重重摔佇塗跤。

穿白袍的陳醫生看著家己的雙手，搨頭哭：「是 in 講舟神欲減少無路用的人口，毋是我！這只是物競天擇爾爾！In 講如果我無照做，就會共我送到尾段去。毋是我的問題！絕對毋是我的問題！」

子傑面色艱苦倚起來，留醫生一个人佇遐起痛，抑咧予醫生捏出紅痕的領頸離開。

伊轉去到尾段，走廊已經四界擺貼「神女無辜，舟師該死，舟神出來」、「還我福祿金」、「反福祿積分制度」的白紙，逐家頭殼擺縛一條抗議頭巾。

這是子傑第一擺看著尾段遮爾有生機。

林阿姨喙裡咬空心紙捲，手裡抱一堆破布佇走廊奔波。阿姨予子傑一條破衫裂做的頭巾，頂懸寫：「還我福祿金」。

伊縛好頭巾後，堅決走轉去頭段揣俊平。既然俊平當時佇佈道室，應該袂歹說服伊脫離舟教。

「砵砵！」

俊平一開門看著子傑頭殼額仔縛一條抗議頭巾，誠棄嫌就共門摔佇伊的鼻仔頂。

抗議群溢入頭段，霸佔頭段人才會使用的電梯，舟神就共電梯電源禁掉。In 改行樓梯，出入口又閣予舟神鎖起來。In 改 peh 通風管。

子傑和抗議軍來到頂層，林阿姨共子傑對通風管換出來，子傑看甲戇神，喙擺落落來矣。伊從來毋捌看過遐爾麗倒的施設，有美麗的壁紙、光焱焱的燈光、工夫的吊燈、柴頭做的塗跤等等。就算是底層的頭段也無遮爾鋪排。

林阿姨敝子傑的頭殼，伊才回神。林阿姨喙內猶是咬一支紙捲。伊看著逐家已經相輸走向舟神的房間矣。

子傑佇塗跤拏著一支鐵棍仔，趕緊逐起去，伊為著去頭前，佇人群內搯出一條路，真無簡單才來到房門口，煞看著俊平佻十外个少年少女排做一排，守佇舟神房門頭前。

俊平的後壁倚一个查埔人，身穿白色長袍，誠有威嚴。

「各位，我是第二十八代舟師。」查埔人講：「舟神毋願看著伊的子民相刳，恁若是就地解散，不計前嫌，每一人擺會使得著一千分的福祿！」伊看起來對伊講出的話有充分的信心，伊有信心 in 會接受，根本就無需要軍隊。

一千分的福祿！這會當食幾若年的肉啊！

有寡人躊躇矣，拳頭拇收起來，重器因落來，兵兵砰砰。

「為啥物是你講話就算？」、「聽你放臭屁啦！愛福祿欲創啥！」、「若是真正有神，伊一定袂予這件代誌發生！」、「哪有神創家己忠心的奴才！」

逐家攏對福祿積分制不滿，in 大聲嚷，手提鐵棍仔、菜刀抑是煎匙，大力佇青少年少女面前舞弄。

子傑睨俊平，意思欲予伊緊讓開，但是俊平毋肯讓，兩個人硬拄硬。

「俊平，你親目睷看著神女去予人創矣！」

「是神女烏白講！死好！你嘛一定是來考驗我對舟神忠誠的『鬼煉者』！」

子傑衝起去殘殘搗俊平喙顛，眾人大亂。舟師的人手本來就無濟，馬上就予人群拖入去閣齧閣拍。恰舟師全一線的青少年少女嘛全攏予換入去抗議人群內底做『出氣筒』。子傑將俊平拖到角落：「我感念你是我細漢時陣的困仔伴。」講完就離開，拈起伊的鐵棍仔綴咧敲舟神的門。

會使敲著門枋的人就提槓槌直直敲，摸袂著門的就拳頭拇捏咧，逐家攏大聲喝：「出來！出來！出來！」

兵兵砰砰兵兵砰砰…

子傑頭殼裡閃過足濟問題。見著舟神愛講啥？舟神生做啥物款？舟母娘是毋是也佇內底？舟母娘敢有生甲像阿母？In 發明福祿積分表欲創啥？In 捐伊捐的福祿金去創啥？

門扇枋予 in 敲甲必巡，一下仔就裂開矣。

眾人恬去，無人往房間內行。Kan-na 咧等啥物人出來，毋過無人出來。子傑也待佇原地，伊咧計算踏入去房間裡需要遠偌大的跂步。抑是驚惶的關係，伊將目睷瞠較短，因為傷短矣，伊的頭皮繃短短，然後伊踏出其中一跂。沓沓仔共目睷擘開，隨後悽慘的啣。

「啥物攏無！」

房間內底空空空，無舟神也無舟母娘，嘛無第一版聖賢書。子傑的叫聲佇房間四面壁堵來回擗，誠緊就擗入去眾人的耳空內。

所有人攏毋相信，跤無受傷的就衝入去房間，跤骨斷的爬也爬入去。原本空空空的舟神房間一目瞞仔就滿滿攏是人。而且佇邊仔角的俊平費力爬到房間內。伊煞哭到欲死欲活，腫起來的雙目目屎直直流，不斷沖割伊垃圾死濁的面。

有的人不斷拚壁，已經佇壁面拚出血也無愛停落來。有的人開始大笑，笑甲無聲，無法度喘氣。子傑倚佇原本的所在，攏無振動。伊無法度克制家己莫去想遐爾恐怖的代誌，但是這個問題此時此刻煞閣直直纏綴。

我無看著舟神，舟神敢真正無佇遮？



作者感言 沈宛瑩

這是我頭一次參加文學比賽，也是頭一次用臺語寫小說。由於家裡沒有阿公阿嬤，我沒什麼機會講臺語，更不用說寫臺語文。很多臺語的用字遣詞都是跟父母一起討論才知道的，甚至得一個字一個字查教育部的臺語字典。父親也因此開玩笑：「如果主辦單位有最佳精神獎應該要頒給你。」

交作品時，我已經暗自的決定不去在意比賽結果，這次和父母討論臺語並連繫感情的經驗才是我最寶貴的回憶，這個比賽的意義大概就是傳承吧！不知不覺，已經能自然地和父母用台語對話了。最後能得到這樣的成績令我十分意外，也非常榮幸。